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一〇八回 蟠蛇嶺要煮柳員外 柴貨廠捉拿李有能

《西江月》曰：自古英雄受困，後來自有救星。人到難處想賓朋，方信交友有用。當時救人性命，一世難忘恩情。銜環結草志偏誠，也是前生造定。

且說柳翁活該運氣有限，到黑水湖，現在這種餓賊半合未走，被人踢了個跟斗，讓嘍兵連船家一並捆上，要大煮活人。柳翁暗暗的淨恨蔣平：「要不是病夫，怎麼也到不了這裡。人活百歲終須死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。真個要教人煮死，作了什麼無法的事了？自己出世的時節，在綠林日子不久，也沒作過傷天理的事，至刻下到了冬令，捨棉襖，捨粥飯。再說修橋、鋪路、建塔、蓋廟宇，絕不吝吝銀錢，為的是以贖前愆，怎麼落了這麼一個收緣結果？」遂讓人搭上山去，抱柴燒火。還有的說：「把他的衣裳脫下來，給大寨主穿。」此刻也不知道蔣四爺那裡去了。

焉知蔣四爺把水手抱下水去，一翻一滾的出了黑水湖口。蔣爺一撒手，那水手打算要往起裡一翻，那知道在水裡頭更不是蔣爺的對手。蔣爺順著後脊背往上一伸手，把他脖子一捏，要把他浸在水底。右手閉住了自己的面門，怕水手一回手把他抓住。那水手頭顱朝下，閉著嘴死也不肯張口，一張嘴那水就灌在肚子裡來了，非淹死不可。蔣爺非讓他飲水不可。蔣爺真有招兒，左手捏住了脖子，右手用力一勾水手的肋條，水手一難受，一張口水就灌進去了。這一下就把他灌了八成死，才把他提溜上來，解他的帶子，把他四馬倒攢蹄捆上，將他放在斜坡的地方，腦袋衝下，自來他「哇哇」的往外吐水。

蔣爺就知道他死不了哩，遂喊叫地方，就聽見那裡遠遠的有人答言，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看看臨近，蔣爺一看，此人身量不高，四旬開外，說：「你就是此處地方？」

回答說：「正是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這是什麼地名？」回答說：「叫柴貨廠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地方說：「我叫李二楞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們僱船上武昌府，船家與賊人勾串，把我們送進黑水湖來。還有個朋友，此時尚不知道生死呢。我把這個船家在水中拿住，大概久處有案，你把他先送在當官。」地方說：「你在那裡將他拿住的？」

蔣爺說：「在水中拿住的。」地方說：「在水中拿的我管不著。」蔣爺說：「你管不著，連你一同送下來。」地方一聽，嚇了一跳，就知道蔣四爺口氣不小，必有點勢力，回道：「你老人家先別動氣，我們這是差使，水有水地方，早有旱地方，各有專責，誰不錯當誰的差使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偏教你送。」地方說：「你老貴姓？」蔣爺說：「姓蔣名平，字澤長，外號人稱翻江鼠，御前帶刀水旱四品護衛。」地方爬下就磕頭，說：「原來是蔣四大人，你拿過花蝴蝶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地方又說：「還有北俠、二義士爺、龍滔、夜星子馮七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地方說：「那我可全知道。」

蔣爺說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地方又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實實告訴你老說罷。四老爺，我們這裡到了夏天，搬出張桌子來，在柳蔭之下說這個拿花蝴蝶，你老怎麼相面，怎麼被他們識破了機關，怎麼你老挨打，北俠同二義士爺來，大眾群賊怎麼甘拜下風，你老在水內怎麼拿的花蝴蝶，說的熱鬧著的哪。」蔣爺問：「誰說的？」地方說：「是你的一個朋友。」蔣爺問：「我那個朋友？」地方說：「莊致和。」蔣爺說：「莊先生他這時在那呢？」地方說：「就在這北邊胡家店。」蔣爺說：「伙計，你把莊先生找著，你說我在這呢。」地方說：「西邊就是我的屋子，四老爺到我家去罷。」地方就要抗著水手。蔣爺說：「我抗著他罷。」遂抗將起來。地方頭前引路，到了他那房前，也沒院牆，共是兩間，鉤連搭，啟簾進去。蔣爺把他往地下一摔，「撲」摔在地下。正在黃昏之時，地方點上燈。蔣爺說：「你去找去罷，可讓莊先生給我帶衣服來。」

地方去不多時，就聽外邊咳嗽一聲，說：「原來是蔣四老爺貴駕光臨。」啟簾進來，就要行大禮。蔣爺把他攙住，說：「莊先生不可。」莊致和問：「四老爺一向差使可好？」蔣爺說：「托福，托福。」莊致和說：「恩公先換上衣服，有什麼話然後再說。」

蔣爺脫濕的，換乾的。這個莊致和可就是《七俠五義》上，二義士「大夫居」與他付酒錢的那個莊致和，白日付的酒錢，晚間救的他外甥女。不然，怎麼見蔣爺以恩公呼之？

濕衣服地方應著給烘乾。莊致和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咱們上店裡去說話。」蔣爺點頭，把地方叫過來，蔣爺在他耳邊如此恁般恁般如此說了一遍。地方連連點頭。莊致和說：「走哇！咱們上店裡去。」蔣爺一同起身，出了屋子，直奔胡家店。

走著路，莊致和說：「四老爺到這有什麼事？」蔣爺就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。莊致和說：「這位姓柳的還在黑水湖哪？」蔣爺說：「這個時候不出來，還怕他凶多吉少哪。」莊致和說：「不怕。你這個朋友活著更好，要是死了，報仇準行。」蔣爺說：「喲，這個仇怎麼個報法呀？」莊致和說：「我們親家是□八莊村連莊會的會頭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什麼親家？」莊致和說：「我這話提起來長。我姐姐死了，我姐夫也死了。」

我那個甥女韓二恩公教的，那個也出了閣了，給的就是這個開店的胡從善之子，名叫胡成，如今跟前都有一個小女兒了。」蔣爺聽著，贊歎說：「真是光陰在尊。」莊致和說：「我再告訴恩公說罷，我們這個胡親家店中沒人寫帳，把我找來與他寫帳。他的地畝甚多，我幫著他照料照料地畝。後來商量著，我們親家給我這說了分家，我也不想著回原籍作買賣了。我如今跟前有個小女兒了，整整的兩生日，三歲了。」蔣爺一聽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人有什麼意思，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一輩新人趨舊人。」

隨說著，就到了胡家店門首了。早有胡掌櫃的出來迎接，旁邊點著燈火。見面之時，有莊致和給兩下一見。胡掌櫃的要行大禮，蔣爺趕緊把他攔住，攜手攬腕，往裡一讓，來在櫃房落坐，獻茶。蔣爺打聽了打聽買賣發財，掌櫃的說：「豈敢。」胡掌櫃的問了蔣爺的差使，吩咐擺酒。蔣爺說：「來此就要討擾。」蔣四爺上坐，莊先生相陪，胡掌櫃的坐在主位。

酒過三巡，然後談話。胡掌櫃問：「聽說四老爺的朋友，怎麼還在黑水湖中哪？」

蔣爺就把上武昌的話，船家怎麼送禮細說了一遍。掌櫃的說：「我們這叫柴貨廠，共有□八個村子，地方極其寬大，買賣住戶甚多，燒鍋、當舖、估衣店。黑水湖中的賊，先前常出來借糧，我們外頭被害不少，後來我們□八個村子立了個連莊大會，按著地畝往外拿錢，製買刀槍器械，他們出來，就合他們拼命。」蔣爺問：「他們出來沒有？」回答：「出來過，連同他打了三仗，把他們殺敗了三回，再也不敢出來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們怎麼那麼窮？」店東說：「他們把船家傷透了，是船家都不敢走黑水湖。二者他們不敢出黑水湖，一出來，我們這裡就打。他們單行人出來不打，淨有上咱們這買賣東西的，兩下裡公公平平的，咱們也不敢負他們，他們也不敢發橫，故此他們山中連衣食都沒有了。我到廟上撞起鐘來，約□八莊的會頭，有你老人家挑嘴，咱們大家進去，要你老這個朋友。給了便罷，要是不給，就和他講武，索性把他平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掌櫃的有這番美意，足感盛情。要是一件，倘若交手，刀槍上無眼，傷損一條性命，我擔架不住。」胡從善說：「無妨。我們這裡立下了規矩，與賊交手，要是廢了命，看家裡有多少口人，或有兒或無兒，有兄弟沒兄弟，父母在不在，按條例給養廉，死多少人也不怕。」蔣爺說：「不行，你們是本村，我是外人。論私，傷一條命，我擔架不起；論官，更不應例了。有一件事，求求掌櫃的就得了。」胡從善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蔣爺說：「你給預備一匹好馬，找個年輕力壯二□多歲的人，我寫封信，讓他連夜投奔武昌府，能人全在武昌府呢。」胡從善說：「在武昌那個地方？」蔣爺說：「在顏按院那裡呢。」胡從善說：「顏按院在那裡？」蔣爺說：「在武昌府。」胡從善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好一個在武昌府！隨蔣四老爺吩咐罷，在武昌府更好。」

蔣爺說：「等等，這裡頭有事，我聽出了。怎麼個情由，你告訴告訴我罷。」胡從善說：「四老爺不告訴我實話，我們就告訴四老爺實話？」蔣爺說：「大人丟了，你必知道下落。」胡從善說：「這不奇了。讓什麼人盜去，知道不知？」蔣四爺說：「知道，叫沈中元盜去。」胡從善說：「知道他盜的那去？」蔣爺說：「可不知道盜的那去，你必知道情由。」胡從善說：「沈中元有

姑母在娃娃谷開甘婆店，母女娘兒兩個，忽然間店中鬧鬼，急賣房子。我兄弟胡從喜貪便宜要買他這房子，自己銀子不夠，叫我給他添幾兩銀子，我不讓他買，咱們不與婦女辦事，除非他有男子出來寫字才辦呢。後來他說有男子，有他娘家的內姪，姓沈叫沈中元，他出來寫的字，我們才把這事辦了。我兄弟把這房子買過去。」蔣爺心中說：「也不必言語了。」隨問：「怎麼樣呢？」

胡掌櫃的說：「這有寫字的，這麼一面之交。前日晚間，忽然有三更多天了，外面叫門住店，咱們這裡說：『沒有房屋，全住滿了。』那人說：『與掌櫃的相好。』問他姓字名誰，回答：『叫沈中元。你們把門開開罷，實沒地方，我們在院子裡頭待一夜都行了。我們車上有女眷，夜深不好往前走了，誰叫和掌櫃的有交情呢？』伙計可就和我商量。本沒交情，若要見面，店錢不好要了。我沒見他，就讓他住了西跨院三間西房。不但店錢飯錢給了，還給了許多的酒錢。這都不要緊，我晚晌取夜壺去，可把我嚇糊塗了，正是姑母娘兩個口角分爭呢。他就說起來了，車上拉著大人，他要住在豹花嶺。他姑母不教，說他表妹給了人家了，人家知道就不要了。始終還是在夾峰山住了一夜，如今上長沙府朱家莊朱文、朱德那裡去了。我過去一摸大人，正在車上躺著哪！夜壺沒顧得拿，官人要在我店內把他拿住，我也就刷了。好容易盼到五更天，他才起了身，我方放心。」蔣爺一聽大人有了下落，歡喜非常。忽然想起一條妙計。不知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